

四
書
改
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老晴稿

周 沈揄 韓石臣 較

四書改錯

七十

添補經文錯

賢賢易色

賢人之賢而易
其好色之心

祇一色字必添好字已過矣况好色安可易又必添好色之心然此是誰之心又必添其好色之心則以一字而添如許字天下必無此文理又且經中多色

字萬一其次辟色亦曰吾辟其好色之心將何辨正
不知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翼則色是顏色
謂改容而禮之舊註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輕易之
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李尋論天象
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
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

無違

無違謂不悖于理

此無違正對孝字卽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
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添補一字乃以恐涉

從親之令預添于理二字于其下則理卽禮也理者
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旣曰不違于理則其說已明
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况理與禮同音旣曰不違
理又曰不違禮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
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豈非多事

朱樟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懿子學禮夫子則
從親爲孝正與下禮字相合祇未經明言則不改
父臣與改父政未知所從在何等耳若謂無違非
從親便是錯解况可添字

吾必謂之學矣

吾必謂之
已學矣

卷十七

惟未學故斷謂之學。今添一已字。則于未學句何解。豈有冤誣之者。而以此救正之耶。且已學已耳。何必曰必未學。須斷已學。不須斷也。又且本文既乖其于已說。亦一往矛盾。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猶兩下卜度。若已學。則生質之美。又冤誣矣。添補之。駁如此。

大學之道

大學者大
人之學也

大學學之大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大學習大藝。小學

習小藝而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大學踈大節業大道
小學踈小節業小道總是一義朱氏改大學補格物
窮理爲學者始事而時多譏之因心不自安乃作答
胡廣仲諸人書自爲辨說且造小學一書以爲古人
涵養主敬皆在小學中故入大學後便可格物窮理
因目小學爲小子之學而于大學則添一人字曰大
人之學然終不能解說及或問大人二字但曰對小
子之學而言亦竝不言此何等大人也明儒薛應旂
爲兩浙提學副使以大學之道試諸生諸生有以三
達尊對者應旂斥之其人曰大人之學朱氏章句也

大人舍德位與齒有他義乎應旂曰不然吾亦知章
句添此人字然此字有添不得者假以德耶則何以
處小學大學是大人得毋小學是小人乎若云以位
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本文何解如以齒吾未聞長
年高年而稱爲大人者也况十五甫成童未成丁也
卽高年亦未也其人慚而退詳見大學証文諸書史
翟大人與大人擁樹
而驅皆指長大言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
如此 程氏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爲政

之象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庶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振裘則領挈象有然也乃添無爲而天下歸之一語則是無爲而治之譬驢頭馬嘴矣魏文靖曰解經竅患添設論語兩譬如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故加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取譬又一意者集註于爲政節孰先傳焉節兩譬俱各自爲說不知何解四書有倒譬譬如爲山譬如平地是止進之譬倒譬也有反譬譬若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持載覆轉錯行代明與此俱是正譬而

此尤正警之最明快者何可以添補爲抄變如此
包註德者無爲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若何晏異學
本習老氏故晉書耕籍詔早有朕思與萬國以無爲
爲政語實當時文臣變亂儒說大啓惠帝荒政及清
譚虛無神州陸沉之漸今程朱二氏援華山之教以
參易聖經宜其見此有冥契者但聖道聖學實不如
是本文明下一爲字與無爲反且禮記有哀公問爲
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
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明曰必有爲
明曰必不可無爲重呼疊喚而註其書者必從而盡

反。之。可。乎。不。可。

詩三百

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于性情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固是發于性情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性情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

朱氏既創淫詩說必曲作回護以爲詩不能無邪惟讀者無邪耳因之講章必加讀字于三百之上不知自淫詩說行在明代日講不進國風謝文正著學規不使少年先讀毛詩是父不可以教子師不可以訓弟臣不可以進之君尚謂其書可讀乎且惟三百皆無邪故曰蔽蔽者蓋也此如世家云三百皆弦歌皆

合禮義皆可。武故統舉三百而祇以三字蓋之。
若讀則何計多寡。讀詩而已。其于一言三百于蔽字
總屬不合。况經忌改補。果有讀字則記三論者何難
直出其字。如誦詩三百類而必待宋人補之。
又况讀詩無邪。讀淫詩則必不能無邪。桑中鶉賁皆
刺淫詩。刺淫非淫。猶之刺暴非暴。刺亂非亂也。故可
讀若朱子所改淫詩。皆君臣朋友纏綿悱惻刺心洞
骨之語。一變作淫。則如嫪毐言淫事。從肺腸道出。魂
魄俱動焉。得無邪。故宋元中子即武作經論謂少讀
箕子麥秀歌。怒焉流涕。稍長讀狡童而淫心生焉。一

若隣人之婦皆目挑而心招者既久讀小序然後知
狡童刺忽爽然自失蓋讀詩之全繫于說詩如此今
既已妄說而又欲責讀者以無邪是置身娼室親聞
咬聲而使之正心其爲大無理大罪過莫甚于此若
淫詩之辨詳見白鷺洲說詩卷

遠宗曰自淫詩說行而儒者力大其徒王柏并欲
廢三百謂出于漢世間巷浮薄之口非舊本其說
竟載于宋史儒林傳中其後金履祥輩皆堅持其
說然總無証據及明程敏政阿諂朱氏乃謂漢書
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

晉梁趙頌有詩當此之時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信如此言則三百篇非漢人僞書乎乃考之漢書敏政刪改其文于詩始萌芽下刪天下衆書三十四字頗有詩下則割其半句以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一句割禮春秋下十二字而獨存三字天下有是引書法乎然且爲雅爲頌一人不能盡作僞而多人糅合將廢國風廢雅廢頌廢春秋傳及三禮之引三百者而且旁及史文皆遭改竄稍有人心亦當惻然抱不安矣若歆傳本義係歆責博士立傳說學官

並不指詩詳見經問十五卷

不知爲不知

况由此求之又有
可進于知之理乎

不知是。不知知。不知是知。明白了義。乃又添一語曰。由此求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反首鼠矣。凡言必有。要惟子路強求不知。故子所告者。要在不强。不知不要。在求。知此非可一打一搓。擲者稍一搓。擲則言失。肯。緊聽者。適迴不如不告之愈矣。况天下有不能求知者。中庸言道之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求知則惑矣。大禹治水。未嘗知河源。周公闢六服。不必識西獒。

講。越。雉。也。至。言。學。問。則。有。求。在。知。有。求。不。在。知。者。辨。
菽。麥。而。作。食。此。求。在。知。者。也。雖。有。嘉。穀。不。食。不。知。其。
味。此。求。不。在。知。者。也。倘。食。未。入。口。而。強。求。知。味。求。亦。
何。益。故。不。學。不。知。道。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苟。
曉。聖。學。定。不。以。夫。子。之。言。爲。有。弊。矣。何。添。補。爲。

事君數

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

數。不。是。言。本。文。並。無。言。字。舊。註。作。速。數。解。卽。祭。義。祭。
不。欲。數。曾。子。問。不。知。已。之。遲。數。祇。偏。促。煩。瑣。之。意。子。
思。所。云。僕。僕。亟。拜。楊。子。所。云。頻。頻。之。黨。是。也。先。仲。氏。

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本文甚明。添一言字。則換一解矣。此非抄變經文。而何。

繪事後素

後素後於素也

後素謂素在後也。繪衣裳之事。先布青赤黃黑四采。而白采在後。虞書十二章所云。以五采章。施五色者。其次第如此。故考工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素功在後。正其註也。乃妄據禮器白受采以解考工。遂以後素爲後於素。後素功爲後於素功。總添一於字而論。

語。虞。書。禮。器。考。工。記。四。書。俱。改。變。矣。詳。見。禮。樂。條。

我未之見也

但我偶未
之見耳

未見力不足。及復諄諄。上文起。下文繳。上決言力。無不足耳。添一偶字。則見力不足者。是其常。而不見力不足者。反其偶也。此非夫子之言也。錯也。

遠宗曰。道有力不足。仁無力不足。中庸中道而廢。文王望道。未見皆力道者。故夫子亦明明以力不足者。一等告。冉求若力仁。則仁人心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力仁與力道。安可不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節

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
好而不及樂則是好之未至也

此又添出一層使知好樂三字彼我勾連無一步可
進正首鼠之最壞事者知好樂卽知行得行必先知
得必先行此爲學次第不待言也夫子亦惟恐一知
便了一行輒止故兩以不如連作警惕而乃又回護
知行一語以補救之則索然矣向使知之可不行行
之可不得則其言有漏或須補救實則至知不是行
至行不是得譬之知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本求
飽然方食不卽飽略作補救便是蛇足况聖人立言

自有輕重縱使知好不可少亦不須補夫子曰吾不
如回則回之不如夫子何待補言昔縱橫家有反言
見意者曰吾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
如生耳則其言大謬不惟補救決當改正然使其人
曰吾固知貴不如賤旋正曰必須貴曰富不如貧旋
正曰必須富則其人立言之意已掃盡無餘賸矣是
謬言尚不可添正一字何況正言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黨類也君子嘗失於厚小人嘗失於薄君子過
於愛小人過於忍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
矣知

如此則是人之黨非過之黨矣國語上黨之國註黨所也此黨字亦當作所解謂過之所也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其受過之所在愛兄孔子答昭公知禮其受過之所在敬君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其受過之所在孝親故曰觀其過而仁可知焉乃添出厚薄愛忍四字已乖迕矣然且直添不仁二字而以仁不仁對待立言毋論本文無知不仁語卽學人解經亦應知當時有解是經者嘗考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爲本司受過人謂卽論語觀過知仁劉宋張岱爲西曹掾以母年八十而違制去官宋武稱爲觀過可以知

仁。漢外戚傳燕王上書謂子路喪姊而不忍除服卽
子。曰。觀過知仁。後漢吳祐稱嗇夫孫性以親故受汙
辱。名。可。謂。觀。過。知。仁。則。漢。後。行。事。但。以。知。仁。引。此。經
若。知。不。仁。則。遍。考。無。有。也。且。解。經。并。應。知。他。經。之。有
與。是。經。可。証。明。者。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
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是。觀。過。知。仁。他。經。顯。然。也
若。知。不。仁。則。未。有。也。

張文鶯曰過同于誤原不必在薄忍一邊或過未
必仁斯有之若不仁則惡矣如驩兜薦共工四岳
薦鯀同一大過然驩兜非薄忍四岳非厚愛如此

則於仁不仁何與故知知仁須觀過所也吾浙康熙乙酉鄉試出是題主司周桐塹先生于監臨擬程大批愛忍厚薄不宜入文字若知不仁卽痛抑不錄是科所取多名士硃墨文甲天下 聖世文治必多應運而興者此非其驗耶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爲惡則無矣

此添一句取壞事夫子言有分寸豈不知裁志仁未必無過然誘人之語須是如此略一撓擾便消阻矣故知聖言無補救法也乃四書諸註全作補救其子

補者之身分則擡高矣如聖教何先仲氏讀此註嘗曰小註有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則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此說寂確然當其向東時設有人曰此向東去未必不向西則其人尚肯行否是其人之終不向東行從此言始矣

仁與惡對待仁惡卽善惡以仁者善之長也聖學所分只是善惡並無理欲對待語理欲對待起于樂記爲西漢儒人之言前古無是也大學止至善中庸明善孟子道性善惟論語以仁字代之故特發此論使

仁惡對待勢不兩立。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又恐其有過舉，添補一句：夫過卽惡也。吾不知所云過舉者，是何等舉法。舉在心，抑在事。一打一搓，挪究不明了。然且自知無理，又添補曰：苟志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又曰：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則夫子祇無惡二字，何嘗有有過無惡四字。而添之又添，補之又補，救之又救。其不明聖言而支離，乃爾然則聖道與聖學不中絕耶。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惟唐虞之際
乃盛于此

此與下有婦人焉二句決接不下須增降而夏商皆不能及八字添補經文固已不合且既貶周才忽揚周德周章難明故註欲于至德節另作一章亦疑其說有齟齬也。不知周德之至以才盛起之謂有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翻覆見意前後一串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合必添出入字而後可接下句于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亦不合况前聖後聖竝無低仰孟子

定道統既以禹與皋陶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太公
望散宜生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名畢散而
忽與禹稷皋陶較升降分優劣者則于千聖相嬗大
統亦謬亂不合何苦爲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祇文質等耳是本文卽不可相無四字已是添出加
之若必盡去其文以下二十字始接虎豹句天下無
此添法矣舊註陡頂去文一問曰若然則文質不分
虎豹猶犬羊矣竝不添出一字何等直捷了快卽本

文三猶字亦一氣相承如連珠此非廬山真面目耶

爲之難

心常存故事不苟專不苟故其言自
有不符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此添補之取無理者爲之難言爲仁甚難也之者仁也惟爲仁甚難故言不得輕發也今忽添心常存三字于爲之難上則此之字是事字大無理矣且牛疑
訥言非仁而子告之以惟仁故訥言則此爲之難正是仁正是訥言之故而乃反添一事字謂爲事難是
訥言之故又添一心字謂存心是爲事難之故使斯
謂之仁一問千頭萬緒了不相應天下有是問答乎

且何以極直捷痛快之文而必使周章繆蔓至于如此况既註四書當識四書字憲問仁曰可以爲難矣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則此難字正是爲仁字在論語自有照應而乃添心添事雜出何爲

內省不疚

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于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

又添無愧于心四字于內省不疚之上與爲之難同無論一氣之文必添兩層與司馬牛兩問公然兩對適于有意乃既註四書亦當于已之所註略一檢點中庸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註言無惡于志猶言無愧

卷十七
于。心。則。無。愧。于。心。是。內。省。不。疚。之。效。也。今。註。論。語。而。
又。以。無。愧。于。心。爲。內。省。不。疚。之。由。則。一。是。效。驗。一。是。
功。夫。將。何。適。從。豈。儒。者。註。經。而。可。使。兩。經。兩。註。自。相。
矛。盾。如。是。

以直報怨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
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以直報怨與表記以怨報怨不同直者不委曲之謂
正對以德報怨之多曲意言乃集註以愛憎取舍又
爲添補而理反難通旣曰於其所怨者則怨有何愛
怨亦何止於憎若取舍則倍無此事夫所謂取舍者

惟境與物二者耳。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是境也。伊尹一介不取與是物也。怨則有何取舍。豈報怨當取其人不報怨卽舍其人耶。

時文有云。怨有必報者。君父之讎不與共戴是也。怨有不必報者。睚眦之隙一笑釋之是也。所謂直也。

古小學講錄云。愛憎與曲直大別。曲直公而愛憎私。以愛憎爲施報。此宋學大悖。謬處朱氏怨林黃中劾已。遂擠排黃中。使終身不振。唐仲友謂朱元晦尚未識字。遂蓄大怨。曲揭其在官時事。不遺餘力。致仲友所著書亦皆毀廢。而後已。故當時後學

如馬端臨輩尚以黨同伐異純任好惡爲朱氏答然則以愛憎爲直豈可訓也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程氏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此不止添補實一及子言以救子之失然而不必者子明言氣質不下性字與上文本性相對則原未嘗失言也孟子以堯爲君而有象王制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蓋陰陽之氣血肉之質原有不能變易者程氏乃云此總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則春秋傳楚越椒晉揚食我當初生時卽知其淪

滅此與不求放心何涉且以不求心而習愈下爲下
愚所從來則是習矣本欲以習移下愚而下愚是習
則其所以移之者又是何物况氣質之性朱氏謂起
于張程則此正性之屬氣質者雖明言性亦無害况
本文無性字而乃以下愚非性而補救之不又多事
乎

當仁不讓于師

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爲仁
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當仁有二解一是相值謂適相遇也一是相承謂擔
當也未有入心而適相值者且未有入心而可擔當

者此當者事也。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也。遇行仁之事，或擔當其事，則雖師不讓以其急也。今日人所自有曰：在己則仁字，且不認清焉，得添補，况善名在外，不知在外之善名，是何物，請添解之。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末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唯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此書最直捷自君子之道至焉可誣也。六句二十八字，祇得一氣，大概言君子教人或先或後，如草木之

有區別豈可誣也。一氣有始二句，又一氣如是而已。今註忽抄變其詞，故作拗折。夫以兩賢為主，客主本欲曉譬以抵客，且示門弟子則當下措詞，惟恐其意之不出，乃其意必不能達。一嚅一噤，必需在旁攙助之。如傅婢之助嬰叻，竊恐子夏在當時必不出此。今試誦之，君子之道下必攙，以其末以其本六字，然後成得先傳後倦句，先傳後倦下必需攙，但學者所至八字，并有大小三字，然後可接成草木區別句，草木區別下必需攙，若不量其淺深，至誣之而已。四句二十八字，然後可接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句是本文一。

氣而添作四氣本文二十六字而添出四十六字豈有此理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憫也皆數語一氣竝如先傳後倦直接區別可証

註疑倦字作怠解似教不宜怠故以不怠反言之不知古倦字是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史稱傳信爲符信或繒或帛或棗刻木爲合符而券卽契

也。以木牘刻之爲要約之書。屈曲犬牙各持其一。以爲驗。是傳券符合。皆彼此授受。傳信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乃說文舊註謂券卽倦字。周禮考工記輔人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卽今倦字。是先傳後倦。兩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倚。撫而集解與集註俱不識。子嘗曰四書未易讀。豈或過焉。惟教不宜倦。故有誨人不倦語。此兩字大宜分別。

其揆一也

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如此是揆其非其揆矣。爾雅揆度也。揆固作度解。然

是聖人有揆度不可云揆度聖人况又添出道字乎
舊註云聖人度量無不相同蓋得志行中國必有劑
量百物之度故舜當攝政作百揆官百揆者謂百凡
機務總在其劑量中也此本實字非虛字也註又錯
也

張文楚曰小雅天子葵之葵揆也言諸侯驩燕皆
在天子度量中其字義並同

日三省

以是三者
日省吾身

日三省而日日三者省不通且必增以是者三字則

添出矣。然添出仍不通。開口但云三省而曰吾以是三者省可乎。三省三次省也。荀子君子博學而曰三省乎。已曰三省三字連屬。不是三件與三畏三樂前後各以畏樂字照應者不同。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此則怪誕之極。不止錯矣。不如今日非不若今日也。謂與今日不相同也。若謂不如我則不若我矣。悅不若已。聖賢所惡。好學可不若已。忠信豈可不若已。况四十五在後生爲虛期一着我字。則夫子今日之

我與四十五。或前或後。俱須着落。又况往來今昔。從來屬一人言。毋論後生。是今四十五。是來本文。瞭然卽毛詩始者。不如今論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俱無兩屬。若云爾不可諫。我不可追。則笑話矣。又况說忌附和朱氏。附和宋人說。而不知其非近則知朱氏之非。而故拚良心。俗儒講師。皆云安知後生之來者。不如我今日之期。望後生以附和朱氏。使不如今三字。既可屬我。又可屬後生。嗟乎。在遵註則得矣。聖經何辜。橫遭禍烈。幸秦皇所不能焚者。而一旦支離。驕駁。挖搭。破碎。至于如此。讀之慨然。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

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 間字上亦當有與字

祇一人字而添出人君用人之失諸字既已怪極且謫者謫其人也既添諸字則所云謫者不謫其人而謫之用人之人其于人不足謫本句亦已難通然且此一人字直與下文莫不仁三莫不字相照應言人然也若用人不足謫則于三莫不字無呼應矣况政不足間又欲明添與字在本文內尤屬無理徐仲山日記曰國家有人民政事戰國叔世人民政事多不可問然在善圖治者但當求之君而不當求之民

與事。蓋人任君移政。隨心轉君心者。圖治之本也。

卷十七

子欲手援天下乎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本文祇七字而添至二十五字。豈有此文例。此本直捷言天下溺。自當援之。以所守之道。可手援乎。蓋不越禮。卽是道。此正示之以所援之自有在也。猶云我嘗是教兒也。何必添如許字。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

誠已。是信。乃又添意惻怛三字。則仁矣。信與仁何涉。

且既可添字則何字不可添萬一添恭敬羞惡于誠
意下亦是信乎况信本是德大易以仁義禮信爲四
德道經以仁義禮知信爲五德是信不是效故信可
用功者禮請肆簡諒肆者習也諒者信也信原有功
力可以習學而乃曰人信之曰上下交孚是指之爲
效而于信之一字全無本體可乎又况信對勞言則
徒役簡稽令無參變增韻所云不差爽者若信對諫
言則篤摯慤實言無虛詐集韻所云不携貳者非可
以交孚二字謂民亦信我君亦信我也故此從說文
諸詁則單訓誠字不然則從大易訓貞字論語亦云

君子貞而不諒。若云人信我則既屬之效而附和之徒謂誠意惻怛是信字之由則信竟無字。此誣妄不道。大壞經學者不可不辨。

故時措之宜也

既得于己則見于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言成已成物一本于仁知之性。故外內人已時措之而皆得其宜。寂了快語乃忽添事字且專屬之物使同德合道以故字統承者而忽作偏戾大無理矣。况事是何物。本文于仁知道德外別無此字。見中庸說

是以論其世也

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詩書不是言世亦不是行詩自吉甫寺人諸有名外知是誰言書自仲虺伊傅周召諸大篇外亦不盡著爲何人之言若世則時代之稱前世後世創世繼世何處可着得一行字况旣曰考行又曰行事之跡則古人行事舍詩書別無可見不得以詩書專屬言謂詩書之外別有行也又且順文通讀謂友天下不足又友古人則必讀書論世以知得其人而上友之諸其字皆貼古字讀古書論古世然後可友古人也若字指人人則其乃一往鶻突添言補行古經從此大晦

矣。嘗考論世法如周有八士不知爲何王時人而春秋外傳謂是文王時人師摯陽襄不知爲周人魯人而古秦誓文則謂是殷紂時人此就人論世者若就世論人如同一行役在宣王之世尹伯奇之弟尋兒而作黍離則爲友弟在平王之世東周大夫過西都而作黍離則爲勞臣友弟與勞臣各有論法同一宅憂而商世重總攝高宗諒陰至三年而猶不言是爲孝嗣周世重臨御康王受顧命甫七日而改服作誥行新王之禮是爲令君孝嗣與令君又各有論法所謂論世當如此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
又春晴稿

孫國虬天驤
沈鳳起軼九較

四書改錯

十八

小詁大詁錯上

學

學之爲
言效也

此小詁錯也特小詁不勝錯祇取數條略改之可類推矣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于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于學則實字矣此

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註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字學竝無此訓卽有時通效作倣亦是虛字善可效惡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萬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之總名賈誼新書引逸禮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以學道言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術言則學正崇四術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

雅言

雅常也

雅言作常言無據詩書禮樂本先王四教亦名四術
自入大學後樂正與諸士日夕誦說所云春秋教禮
樂冬夏教詩書者何待夫子口語曰常言又曰常言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聲音審其句
讀莊重而出之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此如祭遵雅
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玄謂讀
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亦一節也特樂難
言祇所執之禮文與詩書同四術闕一有故耳

執御

御爲人僕
所執尤卑

御亦學問中事執之者言不使之博耳非謂其卑賤而易爲力也若曰爲人役則御雖稱僕如冉有僕類然太僕是周官名以大夫士爲之與隸僕不同故曲禮君命名雖賤人必大夫士自御之昏禮夫御妻至于自御御君長御父御師御戎率御田長則職御所在並非人役卽趙嬖奚詬王良賤工良亦反詬曰小人正以田禽職御與射相抗故耳况曲禮少儀皆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則此一執御不惟非賤役并非幼學安得卑之

夫子矢之

矢誓也

此舊多不解孔安國謂是疑文若以矢爲誓則聖心
坦白有何難明而必出于是且卽誓字有必不然者
誓者要約之名以未然言故盟戒曰誓約信曰誓訓
將士曰誓皆與人照証約結後來竝無有以一己已
事剖辨是否名曰誓者若然則是叔世市井行跡賤
昧假詛詈以爲解說大無理矣釋名云矢指也說文
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
哉不則天將厭我又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
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子所不者竟以

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詰。蓋。不。者。不。見。也。此。是。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顏子卽始以見終于貢因此而識彼

此又錯者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卽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按古人論字以一橫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參互不一故曰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于數爲小成若一事首尾則何足道至彼此對待則副貳之貳如周

禮獻賢能之書于王內史副之之貳是別一首訖與
二不同故顏子知十必如禰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
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
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若子貢知二則當如廣陵
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尙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
孝廉問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二三以上數目也何
彼此之有

善人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善人以質言質美而未學者也

善人舊註卽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間觀子張問善

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爲質美未學一類則將得見君子一嘆竟撇却不顧直須另起何必衍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乖卽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質美未學者善人爲那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爲那可以教民者也卽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豈樂正子是未學者况孟子自解善字特云可欲之爲善可欲卽可願尚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未學之謂善也自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至善

惡二字則直斥之爲佛氏門目而概置勿道。往在傳是齋講學客曰：學事只須分善惡兩途，而司錄者輒請曰：善惡二字不如更理欲二字爲當。舉坐皆齊聲是之。其人曰：不然。欲知舜與瞽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善惡何不可言？皆嘿嘿而罷歸。與先仲兄道及仲兄長嘆曰：先聖先王所言者皆爲儒者改頭換面一概瞞煞。偶然觸及反驚怪爲馬腫背。此亦一也。姑不具舉。卽大學明明說學乃開口曰止至善。又曰道盛德至善而中庸誠身首功曰不明善不誠身。其學知之事則曰擇善而固執。故顏淵好學曰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一生好學只是性善且卽以此而推之先聖先賢一部尚書皆政治之書祇伊尹告太甲爲學便曰主善爲師傅說告高宗爲學便曰慮善以動是善惡二字正爲學者一大要領而乃以理欲二字改之夫春秋以前自堯舜禹湯至夫子口中並無有言理欲者從來理字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理義然未嘗與欲對至河間獻王博士組輯樂記然後以天理人欲作對待語今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解初不意聖學鋼蔽乃至如此

有天下而不與焉

不與猶言不相關言
其不以位爲樂也

不與謂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爲無爲而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衿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實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克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此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克己

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
程氏曰須是克盡己私皆歸于禮

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楊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曰己私致朱註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于是宋後字書皆註己作私引

論語克已復禮爲証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卽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已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已不是勝已私也克已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二十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夫子旣引此語以嘆楚靈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已復禮而後漢元和

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已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已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培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已自尅不必戰勝况可詰私字也

天下歸仁

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歸仁卽稱仁與上句爲仁爲字同若云效甚速而至

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稱名之義。故曰名謂此真善解歸字者。若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皆直用論語歸仁二字。然而不嫌夸僭者以論語是文從來作稱名解無諱忌也。信此則天下之歸亦祇言其易簡而無他已耳。何大效焉。

作巫醫

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奇死生故
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恒爲之

巫醫非易事。既知交鬼神，寄死生，而猶曰無恒不可爲，則是盜賊不可熙，帝載非通言也。况周官司巫，司醫皆士大夫爲之，何嘗是賤役耶？此係古傳文論，語與緇衣兩引之緇衣。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詩曰：爾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是夫子解此謂醫不能療筮不能決也。作治也。鄭康成曰：不可以巫醫治之，與不占而已，義同。

張文彬曰：治巫醫是巫醫治之，倒文。或謂此作如作之君之作，作此以治之，然又多一轉，不如竟以

作訓治爲直捷耳

爲周南名南

爲猶學也

此襲邢氏註然爲不訓學考諸書竝無其義當作學而說之孟子固哉高叟之爲詩原作說詩卽漢書劉歆傳謂建元經師或爲雅或爲頌亦以說雅說頌爲言則此不專說承上學字卽以學兼說未爲不可此如曲禮主人請入爲席以整而兼設周禮世婦爲齋盛以主而兼飾國策東周欲爲稻以布植而兼興作一例

壹是

壹是一切也

壹是專壹在是如孟子志壹動氣穀梁傳壹明天子之禁與毛詩壹發五犯壹一通字不同若一切則便宜苟且之謂如漢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後漢王霸傳以徼一切之勝皆苟且從事如以刀切物不顧長短惟佛家一切功德一切冤家解作大凡且讀砌不讀竊豈可訓矣或曰平帝紀一切論秩如真張敞傳願壹切受署亦似作大凡解然其本註皆言權補吏職草率行事則仍是苟且之意並無異解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
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四者各有分屬固不得混稱治骨角治玉石且亦分治不連用又焉得曰既切復磋既琢復磨錯矣况治角亦錯考工記以治角爲剡角若磋則毛亨詩傳治象曰磋顧野王玉篇磋者治象牙之名凡切韻廣韻以及集韻韻會諸釋字書並稱治象從無曰治角者

期月守

期月匝一月也

期月不是匝一月若匝一月則論語期月而已爲難
通矣蓋期者復時之名謂日子月復至子月丑月復
至丑月若一月則焉能復時故期是周歲尙書期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此明可據者然而擇中庸而周歲
不守則雖顏子三月不違已踰三倍而尙以予智責
之可乎故此期月雖小詁亦千載寔寐可嘆之甚不
知周歲日期周日亦日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謂
自旦至旦旣已復時則亦謂之期故日期焉則此期
月者是期與月二字不連屬或一日或一月合稱期
月與論語日月至同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知命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知命卽易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若禍福利害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君子不言禍福。况禍福無求。知之理。又且知亦已耳。何必更信本文無信字也。又且趨吉避凶。正是君子正與小人之行險僥倖陷穽。不避爲有別也。又且論語末章極言知性命與中庸知天德。孟子聞知見知字相表裏。而反以吉凶利害撇却正命。則直認君子爲小人。錯到底矣。此在經典稽疑引辨甚明。韓詩外傳曰。天之所生。皆有仁義。

禮智樂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此仁義禮智樂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如此則爾分東西我分上下各執一說此如朱子與陸子靜辨太極圖說辨之不勝輒曰請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此身所爲事而乃以之誣孟子真笑話矣孟子曰水信以爲無分東西乃亦不分上下乎人無不善水無不下東西流者下故也此以下句解上句一呼一轉正對針語非撇開語若曰誠不分東西則兩開矣無分者有所分也信者不信也此如墨者夷之章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信字一例凡辟異學多如此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然猶可也

自來經傳從無以然訓可者然是也如是也切法云

如言爲然猶不可爲。叵然則然之非可猶之叵之非不然也。况同然曰同可則尤不可也。

張文蘆曰：或問先生同然者同以爲可，何爲不可？先生曰：杜撰說書則無一可者，請卽以孟子觀之。同然猶皆然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以爲可乎？且卽以本文觀之，同然卽上文亦然也。惟耳亦以爲可，惟目亦以爲可乎？

楚之檇杙

檇杙惡獸名，古人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檇杙凶人名，古四凶之一。卽春秋傳史克所云顛頊。

有不才子名爲檮杌而國語內史過謂是鯀者此在楚史官竊其意以斥凶惡謂可以垂戒因借此名實則有名無義其檮杌二字不知何物一如傳所稱墮斃檮渾敦饕餮者故杜預註曰凶頑無儔匹之貌擬作形似而舊儒多事謂貌凶無匹是必人面獸行無與爲類因之偽造東方生神異經謂檮杌惡獸而賈公彥註周禮遂以惡獸入經註中苟論爾雅以後凡釋獸諸書並無此獸卽以神異經觀之檮杌有別號一號難訓一號傲狠夫傲狠明德不可教訓此正史克歷數凶人之罪狀也今記惡獸而卽襲其言以

爲別號傲狠已矣。獸有誰教訓而名曰難訓。此可通乎。乃後儒又多事謂不是獸名是惡木名。以字屬木。傍非才傍也。考木傍字書自說文玉篇後。祇分註檇字。杙字並無聯合。檇杙爲一名之木。至徐邈作說文註以說文檇字下註斷木者變而爲惡木。且引楚檇杙聯合二字以爲名。則八愷有檇。斨名檇者。斷木斨者。長鎗也。同一檇字而四凶是惡木。八愷又是善木。必無是理。且檇之聯杙猶檇之聯斨也。杙以檇而聯作一木。則不知善木與善長鎗能聯合否。又且爾雅序有不揆。檇味語。檇是惡木。昧又何物請聯合之。

紵

孟子任人有問章

紵兄之臂也

但註紵爲戾仍不知戾是何解按儀禮人始死恐足繆戾難着屢繆戾者謂足轉紐不伸達也今紵臂當亦反扼其臂使轉紐如綯絞然卽謂之戾增韻以紵訓轉繩可驗

折枝

以長老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折草木之枝何用此二字見經史甚多未可故爲異解者以二字亦典故也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

罷枝也。此卑幼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鄭註抑搔卽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同。且是不爲非不能。亦有明註。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爲。豈是難能。正孟子之解。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則以非卑幼事尊長。便屬媮諂。故加爲長者三字。若折草木枝卽爲人。亦非難何必長者。

蹙頞

頰額也人憂
戚則蹙其頰

頰豈是額額豈可以蹙說文頰鼻莖也人凡憂戚則
蹙鼻莖于眉宇之間卽攢眉也若額則在頰上矣在
頰上與上文疾首何異矣故吳諸葛恪傳折頰廣頰
謂鼻根曲而額宇寬正頰額之辨至史蔡澤傳顰顏
蹙顰卽頰也然且字從鼻而易頁爲曷正以頁曷
聲同而義則必在鼻也于額何與焉

張文瀛曰逸雅額鄂也有垠鄂也頰鞍也偃折如
鞍也此分析之有形模者可勿混矣

雖萬鎰

兩也

此又襲趙註而錯者。鎰古通作溢。荀子千溢之寶。韓非子鑠金千溢俱不計輕重之數。考周制以十六兩爲一斤而秦制改斤作溢則溢者斤之更名卽十六兩也。故漢志黃金一斤註謂此周之金名而高帝賜張良金百溢註謂此遵秦制而爲言則一鎰爲一十六兩此確據矣。若賈逵註國語以鎰爲二十四兩則準之銖兩之數二十四銖是一兩則二十四兩是一鎰此雖稍有見而未核實者。若趙岐孟康作二十兩鄭玄作三十兩皆無據之言。至喪大記朝一溢米暮

一溢米則溢字本搯字之通搯者握也卽一握米也
乃亦以銖兩爲註分升分合而皆不得當據律歷志
合重一兩升重十兩若合分爲溢則一溢不過數錢
卽升分爲溢亦一溢不得滿十兩而正義亦以二十
兩強註溢米妄矣或曰鎰者春秋戰國間均物之名
在銖兩斤鈞石五權之外故世鮮知者此言得之
張文釐曰漢書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爲
名史記蘇秦傳黃金千鎰司馬貞曰按一鎰一斤
也則鎰十六兩明明指出而從來不曉必至今日
始發之豈偶然事耶若左思吳都賦金溢磊砢劉

淵林註二十四兩此本之賈逵之註而賈逵是註亦不可考。嘗見諸書說鎰字皆首載國語二十四兩爲鎰。自宋元明迄今字書韻書及大全講說等無不皆然。竊疑國語祇有黃金四十鎰一語而韋昭註曰二十兩爲鎰並無二十四兩之說。且諸書所引本文也。本文焉有此。旣而觀枚乘七發射千鎰之重。李善云賈逵國語註一鎰二十四兩。然後知國語無此文而賈逵是註亦於此始見。讀書固無盡而諸書之難信不易讀有如是也。至溢之通盭盭握也。毛詩握粟其據也。然小爾雅又曰兩手。

曰。掬。一。手。曰。溢。則。溢。溢。通。矣。此。皆。前。此。未。發。者。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爲仁本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此。下。大。誥。錯。也。孝。弟。是。仁。本。孟。子。所。言。甚。明。仁。之。實。在。事。親。則。仁。本。孝。弟。也。親。親。仁。也。則。孝。弟。生。仁。也。實。者。本。也。草。木。從。實。生。猶。仁。從。孝。弟。生。也。故。諸。書。解。此。前。後。一。轍。如。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則。直。用。論。語。務。本。二。字。其。他。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祖。亦。本。也。唐。宗。孝。經。序。孝。爲。百。行。之。源。源。亦。本。也。後。漢。仁。孝。先。後。論。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根本也。則直言仁是枝葉。孝是根本。若李延壽孝義傳。序謂仁之所資。生房立齡。管子註謂仁從孝弟。生則不惟本立。甚明。卽道生亦甚明。乃以千百年不易之聖經。而一旦顛之倒之。直反諸所言。而經亡矣。

然且自爲訓詁。改爲仁爲行仁。改本作始夫。本在字。書自蒼頡文。至說文玉篇切韻類。並無訓始字者。自程氏說出。而宋之增廣韻註者。直增始字一訓于本字下。卽字書亦亡矣。猶幸本文具在。本文兩本字上下相承。無兩訓也。孝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

此二句係崇禎壬午科浙江試君子務本題其中式結尾有辨朱註如此

句者一時
皆傳誦之

或曰始雖非本字然與本爲類故可借訓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卽以始貼本可驗也曰不然下論抑末也本之則亡而以有始有卒貼之則始反貼末卒反貼本何以解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志乎學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此聖學次第與諸經言學處不宜同異故以經証經則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卽誠意慎獨止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舊註學有所成謂

學至此有成立此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乎後世
易觀變乎陰陽而立卦之立作成樹解故學記強立
而不反謂之大成直以成立二字自爲訓詁註解立
作守則從來字書無此訓且誠意慎獨忠恕絜矩作
何守法此皆不知痛痒語也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
事守矣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
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
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若不惑知天命則以經証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
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

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于人事不
賢亂如賈誼傳衆人惑之惑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
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
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
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此直指天
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今必牽連不惑謂不
惑是當然知天命是所以然則錯謂此不惑知天是
事理二字然不能顯然以事屬不惑又不能顯然謂
不惑是理且又不能顯然謂不惑知天總是理則周
章極矣註凡着層次必以當然所以然分別之實則

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
又。十。年。知。所。以。然。者。若。然。則。大。學。格。物。原。無。窮。致。物。
理。之。解。據。如。補。傳。所。云。在。卑。物。而。窮。其。理。則。此。時。八。
大。學。者。意。尙。未。誠。第。一。層。工。夫。尙。未。下。手。而。先。使。之。
不。惑。使。之。知。天。命。天。下。有。是。事。理。乎。且。何。以。大。學。窮。
理。在。十。五。時。而。夫。子。窮。理。必。待。之。四。十。五。十。豈。聖。學。
大。事。全。無。定。準。可。隨。說。改。變。如。此。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隨

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也

至于耳順從心所欲註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爲解
此似有經據而又不然不思不勉安勉之分謂不勉
強耳耳順從心非生安不勉強也天下無生安而遲
之六七十者且不思不勉一齊俱到豈有十年不思
又十年不勉之理必以經証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
爲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
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
失卽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目俱爲大
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
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

所云作謀舜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尙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去欲以爲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卽道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

章大來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以身與物隔也耳順則不惟不蔽物且能通物禮運所謂大順卽萬物從此皆感通矣若從心所欲則從不在心而在欲曲禮欲不可從原是從字虞書俾予從欲以治亦以欲屬從且正與絜矩有關合處聖人內

聖外王之學固是如此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節

張氏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

內外賓主四字發自張氏而宋儒紛紛闢發盈篇累帙不知總門面話無一略知痛癢者夫仁從心生以心爲主而仁爲賓心內而仁外猶且不可若仁爲主而心爲賓仁內而心外則大乖聖學非夫子書矣道心不主道猶之人心不主欲天下無心與仁可迭爲賓主且分內外者告子不敢言仁外况心外乎心有出入而無內外以在外無寄頓處也仁則但有隱見

而并無出入。以在內在外。總無去留地也。猶是一水而暫清久濁。久清暫濁。雖與清濁有合離。而祇在水。問體驗者。自知已。况賓主二字。出自禪宗。如所云。相見分賓主。一棒一喝。分賓主。從來儒門並無此言。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謂也。又曰仁字直聖字橫。

聖仁雖異名而實無異。詣往在廬陵講學。有問聖人何等施。愚山曰。聖者通也。聲入心通之謂也。湖人楊耻庵曰。如是則佛家所謂妙明覺性。非儒學也。曰然則字書何以曰耳。呈為聖曰字書。何足據。賢下从貝。

豈當貨取乎。然則聖字何解。曰以字書解字必不若以經解字之妥。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聖專以心言。以心及物之謂聖。與聽曰聰。聰作謀之專屬耳者。正當分別。今此聖仁字亦應以六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已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末。養祇遂生而春爲資。

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于仁要之大學新民只在
絜矩中庸成物只在誠身聖仁無兩學立達博濟無
兩事一貫忠恕總以一心及物而已矣何理何地何
橫何直何高遠卑邇于此認不清則聖道聖學到處
兩概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程氏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
真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七
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乃情蕩而性鑿矣
覺之者使情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好學當實指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惡而無
遷怒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爲善去不善而無貳過

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主善中事乃鋪張門面
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毋論此本俗
儒常談人所易曉即使不傳之謚在聖門弟子未易
聞者但講論過去何益于學况此實二氏之說如黃
庭經五行相推大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五行
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親得之陳希夷鶴林寺
僧之說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若此者直置不道可
也

遠宗曰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實事恕則不遷怒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再。行。則。不。貳。過。